# 高麗史/卷一百三十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四十八 ◄

高麗史
列傳第四十九 高麗史第一百三十六

► 列傳第五十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辛禑四

十二年

十二年正月禑在李仁任第，仁任妻進大爵曰：「今日三元，謹上壽。」禑進爵，仍戲曰：「吾一則爲孫，一則爲婢壻，今乃對飮，得無失禮耶？」乃冒處容假面，作戲以悅之。禑欲與肅寧翁主珠玉粧，召寶源庫別監黃補，問珠玉之數，補對以無。禑大怒，卽囚于巡軍，又囚提調朴天常、徐鈞衡、李還儉家奴各十人。修典工判書權鑄第，爲肅寧翁主宮，以爲時座所。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等進賀，興邦復與諸宰相，奉觴稱壽。自後，兩府百官啓事，皆詣肅寧宮，寵冠後宮。肅寧之移居是第也，禑率道流等，前導後衛而來。判德昌府事權玄龍卒。玄龍膂力絶倫，所向無前，時號萬人敵。李仁任之女姜簋妻死，禑親率畫師，寫其眞。其母朴氏痛哭，禑手酌大杯，前跪曰：「大母輟哭。然後予將倒此。」遂裂素自帶，使宦者皆帶之。保安君朴壽年卒。壽年驍健善戰，所向有功，時稱勇將，然使酒難近。以修肅寧宮遲緩，杖流造成都監判官高汝霖。

二月奪洛川君金漢磾家，爲安妃殿。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，請便服及群臣朝服、便服，仍乞蠲減歲貢。請衣冠表曰：「議禮制度，大開華夏之明，慕義嚮風，庶變要荒之陋，敢據愚抱，庸瀆聰聞。竊觀，聖人之興，必有一代之法。上衣下裳之作，盖取象於

乾坤，殷哻周冕之名，皆因時而損益，以新耳目之習，而致風俗之同。欽惟，陛下挺神武之資，撫亨嘉之運，文物備矣。聿超三代之隆，德教霈然，覃及四方之廣。雖命小邦之從本俗，旣賜祭服，以至陪臣，豈容其餘尙襲其舊？在盛世之典，固無所虧，但遠人之心，深以爲歉。伏望，陛下憐臣以小事大，許臣用夏變夷，遂降綸言，俾從華制。臣謹當終始惟一，益殫補袞之誠，億萬斯年，永被垂衣之化。」請減歲貢表曰：「天高而無不覆燾，人窮則必至籲呼。玆竭卑忱，用干聰聽。洪武十二年三月間，陪臣沈德符，回自京師，欽齎手詔及錄旨：『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，明年貢金一百觔，銀一萬兩，良馬一百匹，細布一萬匹，歲以爲常。欽此，節次施行。』閒又准禮部咨文，欽奉聖旨：『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，馬五千匹，金五百觔，銀五萬兩，布五萬匹，一發將來。欽此。』爲金銀，本國不産，蒙遼東都司聞奏：『高麗進貢金銀不敷，願將馬匹准數。』欽奉聖旨：『每銀三百兩，准馬一匹，金五十兩，准馬一匹。欽此。』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，管領馬五千匹，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，前赴朝廷，貢納訖措辦。到洪武十七年，歲貢馬一千匹，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匹，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，管領前去進貢。顧遠方境壤褊小，而比年海寇侵陵，民生孔艱，物産悉耗。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，馬布恐難充數於將來，兢惶實深，進退惟谷。伏望，陛下以乾坤之大度，父母之至恩，許隨力分之宜，優示蠲減之命。臣謹當述侯職於永世，祝聖壽於齊天。」以鄭地爲海道元帥四道都指揮處置使，趙琳爲漢陽道元帥兼漢陽府尹。淑妃寵衰，獨居花園，嘗使侍者彈琴，適禑至而止之，禑大怒謂侍者曰：「及予之至，不彈何也？」欲拽之，淑妃抱禑腰曰：「妾今寵衰無聊，又拽侍者，妾將柰何？」禑拳毆其臉。肅寧翁主，誣譖淑妃與其母挾媚道爲蠱，禑大怒，卽黜淑妃，歸其父崔天儉家，囚淑妃宮人于巡軍，嚴加鞫訊，逮繫甚衆。又下天儉及其妻于獄，籍其家。戊戌，禑畋于西海道，肅寧翁主及宮女等，皆以男服從行。禑與肅寧並轡，馳驅原野，內竪韓富，忽遇山阿，不及下馬，肅寧之馬，已馳過矣。肅寧自以素賤，意富輕己，譖殺之。是行也，禑自吹笛，婦寺唱歌，晝夜不輟。供費鉅萬，西海州郡騷然。都巡問使王安德，按廉使裴矩，海州牧使李淑林，延安府使安俊等，大具酒食，饗禑，皆賜廐馬，凡二十五日而還。

三月乙亥，禑如姜仁裕第，遂畋于南郊。庚辰，禑出遊，有一人馳過。禑下馬，親執其人，裸縛繫馬鬃，緣道馳騁，血流被體。竄淑妃及天儉于全州，以教媚道，縊殺淑妃母及族兄孩兒幷侍女四人。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等，惜其冤，欲救不得。有一人臨刑曰：「必報殺我者。」辭色如常。棄尸于市，後數日，禑往觀之，使守尸者，復張其尸于車上，以爛之，腐臭滿路，人不敢近。謝恩使曹敏修、禹玄寶、張子溫、河崙，進奉使沈德符、任獻、金子盎等，齎曆[1]日及船馬符驗八道，還自京師。

四月丙戌朔，雨雹。禑觀魚于海豐郡重房池，裸[2]而捕魚。癸巳，禑與毅妃，如花園觀燈，綵棚雜戲，窮奢極侈，歌吹達曙。丙申，霜。禑畋于壺串，命群小劫奪行人馬，載妓，雖兩府，皆拱手被奪。癸卯，禑如妓細柳枝家。乙巳，禑冒雨出遊，暮與宦者五人，爭馳馬于市。辛亥，禑觀石戰戲于郭沙洞，又畋于壺串。

五月丁巳，禑如毬庭，親自調馬。取及第孟思誠等。癸亥，禑率群小，擊毬于市街，又冒雨畋于壺串。都評議使司，以禑常在東江，分宰樞爲四番，侍衛。時禑喜與宦官及妓，裸[2]而走水叉魚，日以爲常，賜同戲人，布三百匹。宰樞饗禑于壺串，禑乘醉，不脫衣冠，騎馬入水。以成均祭酒王康爲西北面安撫使，安集流離人民。

六月下廣興倉使羅英烈，副使田思理，分臺糾[3]正權幹于巡軍。時英烈等，頒祿于東江倉，禑如東江，使宦者安琚，語英烈等，賜從行叉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，米各一石。英烈等對曰：「此倉，先王所以祿百官也，不可用以濫賜。」禑大怒，命琚，發倉與之，囚英烈等，三日釋之。遣門下評理安翊如京師，賀聖節，密直副使柳和，賀千秋。時每奉使人還，執政視賂多少，高下其官，或不如欲，必中傷之。以故奉使者，規免其禍，不得不貨市。翊流涕太息曰：「吾嘗以爲，遣宰相朝聘者，爲國家耳。今日乃知，爲權門營産也。」以安琚忤志，流于竹山島。禑如肅寧翁主宮，翁主告曰：「今臣民皆云：『上每殺無罪之人。』上何至如此？」禑曰：「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？」

七月鄭夢周還自京師，欽奉宣諭聖旨曰：「恁那裏人，在前漢唐時節，到中國來，因做買賣打細，又好匠人也買將去。近年以來，悄悄的做買賣也，不好意思。再來依舊，悄悄的買賣呵，拿着不饒你。如今俺這裏也，拿些箇布匹、絹子、段[4]子等物，往那耽羅地面買馬呵。恁那裏休禁者。恁那裏[5]人也明白，將路引來做買賣呵，不問水路旱路，放你做買賣，不問遼陽、山東、金城、太倉。直到陝西、四川，做買賣也不當。這話恁每記者，到恁那國王衆宰相根前說知一。」禮部咨曰：「奉聖旨：『天覆地載，帝命宰民者，孰知其數焉？王有能知造化者，守帝命之分，或限山或隔海，毋生釁隙，修禮睦隣，體上帝好生之德，各保生民，未有國祚不緜遠者也。設若否此，輕施譎詐，肆侮隣邦，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。前者，恭愍在時，入貢使至，朕嘗歎之。朕起草萊，王顓之爲王於三韓。始顓祖弒君，至於斯時，四百六十七年。乃三韓王子王孫，今善貢於我，卽推誠以待，所以凡使三韓者，必土人閹者行，朕意正在推誠，豈期恭愍膺弒君之愆，難逃好還之道，則弒矣？弒者不度，意在掩己之逆故，殺我行人。旣後，數請約束，朕數不允，正爲守分也。請之不已，朕强從之，所以索歲貢，知三韓之誠。彼聽命矣，不一二年違約，又不三年如約，又不二年訴難。嗚呼！朕觀四海之內，隣於中國者，三韓

之邦，非下下之國。徑一二千里，豈無人焉，何正性不常？且歲貢之設，中國豈倚此而爲富？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，今誠詐分明。表至云及「用夏變夷」，變夷之制，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。表至謂歲貢云及「生民孔艱」，使者歸，朕再與之約，削去歲貢，三年一朝，貢良驥五十匹，以資鍾山之陽牧野之郡，永相保守諭。今歲歲終，以此約爲驗，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旦，方進如始。朕言不二，未審彼中從乎？」日本覇家臺，歸所虜一百五十人。遣典醫副正李行，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。時朝廷欲取耽羅馬，且此島屢叛故，遣行等招誘子弟。至明年四月，行乃率星主高臣傑子鳳禮以還，耽羅歸順始此。

八月林堅味罷。以李仁任爲左侍中，加封肅寧翁主爲憲妃，立府曰肅寧。以趙英吉爲密直副使，右侍中李成林率百官，陳賀于憲妃宮。禑令都堂，進木緜布百匹，賜憲妃五十匹，諸妓三十匹。丙午，以熒惑入南斗，設消災道場于禁中。禑手擊鼓，燃僧頭臂。遣贊成事尹珍，密直副使李希蕃，如京師，謝蠲減歲貢，密直副使李崙，再請衣冠。謝恩表曰：「睿恩汪濊，寶訓丁寧，擧國均歡，撫躬知感。竊念，爲臣之職，當修奉上之儀。但土地之崎嶇，而人物之鮮少，冒陳卑抱，干瀆高明，渙發德音，曲加蠲免。玆蓋陛下，柔遠能邇，厚往薄來，視四海猶一家，保萬姓如赤子。遂令僻陋，得與生成。臣謹當祗服敷言，恭承嘉惠，永守藩於東土，恒祝篚於南山。」請衣冠表曰：「聖人之制，惟在大同，臣子之情，必期上達。敢申再三之瀆，庶冀萬一之從。先臣恭愍王顓，於洪武二年間，准中書省咨該，欽奉聖旨，頒降冕服及遠遊冠、絳紗袍，幷陪臣祭祀冠服。比中朝臣下九等，遞降二等。竊惟，小邦爰自先父，欽承命服，益仰華風，顧舊制，猶未悉。更於愚心，寧不知愧，冒進封章之奏，顒竢寵錫之加，未蒙允兪，祗增兢惕。伏望，陛下擴兼容之量，推一視之仁，遂使夷裔之民，得爲冠帶之俗。臣謹當服之無斁，願賡安吉之歌，奉以周旋，恭上康寧之祝。」

九月禑如慣習都監。遣門下評理金湊，同知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，賀正，密直副使張方平，獻歲貢雄馬十五匹、雌馬三十五匹。

十月壬辰，雷。禑出遊，親自吹角。禑畋于西海道，至魁淵，謂知門下安沼曰：「爾謹侍從，予乃嘉之，從今，爾無我詐，我無爾虞，雖有讒言，予不信聽。」沼拜謝，酌觥進之。初沼被讒，出使和寧故，有是言。凡十六日而還。

十一月禑如慣習都監。丁卯，設八關會。禑率妓及宮女，登憲府北山，觀之。是會，巡軍與近侍，爭路雜沓，近侍多爲槊所傷。安翊、柳和等，還自京師，宣諭聖旨曰：「我要和買馬五千匹，你回到高麗，先對衆宰相說，都商量定了之後，却對國王說，知肯不

肯，時便動將文書來。我這裏運將一萬匹段[4]子、四萬匹緜布去。宰相的馬一匹，價錢段[4]子二匹，緜布四匹，官馬幷百姓的馬一匹，段[4]子一匹，緜布二匹和買，你休忘了。」

十二月癸未，日食，陰雲不見。禑以盧英壽小祥齋，如雲巖寺。畜馬別監邊伐介至濟州，多受人馬，又奪人臧獲，盜用尙乘田租，憲府劾，流遠方。禑使妓燕雙飛，佩弓吹笛，衣繡龍衣，並轡而行。丁酉，震雷，地震，木冰，昏霧四塞，咫尺不辨人。遣典客令郭海龍，如京師，奏曰：「小邦所産，馬匹不多，且又矮小，何敢受價？今來欽奉聖旨，容當盡力措辦，伏候明降。」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、徐質來，刷己亥，年避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，因前元瀋陽路達魯花赤咬住等之誣告也。又索買馬三千匹，每一匹，給大緜布八匹，段[4]子二匹。各官差家人送馬，到遼陽，取價回還。

十三年

十三年正月壬子朔，禑如壽昌宮，率百官，賀帝正，仍宴高家奴、徐質。禑令寶源庫，進綺絹百匹，別監版圖摠郎李蔓實，以庫匱，不卽進，禑怒杖二百。以廣興倉告匱，減百官俸。倭寇江華，都統使崔瑩出屯海豐。

二月高家奴、徐質還。遣知密直事偰長壽，如京師，陳情表曰：「天無不覆，曲遂生成，人有所窮，必至呼籲。玆陳危懇，庸瀆聰聞。竊念，小邦遭逢盛代，時罔愆於職貢，地已入於版圖，旣無遐邇之殊，均是撫綏之內。洪武十八年六月間，有遼東都指揮使司，據草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，取發李朶里不歹等四十七名，將金原貴、銀得顯等，連家小發回去。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日，准左軍都督府咨：『據前瀋陽路達魯花赤咬住等告，己亥，年間，本路軍民四萬餘戶，前去高麗避兵，除金原貴等家，小取回外，有李朶里不歹等，未曾復業。奏奉聖旨，節該敎指揮僉事高家奴、徐質取去，欽此』切詳前元，當己亥，、辛丑，之歲，賊兵入遼東、瀋陽之間，俘掠一空，分離四散，或有一二之來寓，安能四萬之得多見有？李朶里不歹等，前來寄居，除將本人等連家小三百五十八名，欽依發遣，外惟土人之還歸，實舊業之是復。臣會驗到聖朝戶律，內一款節該：『凡民戶逃往隣境州縣，躲避差役者，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，流移他郡，曾經附籍當差者，勿論。欽此。』又會到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，欽奉詔書，爲臣襲爵事節該：『一視同仁，不分化外，欽此。』幸夤緣得霑聲敎，雖流徙，亦在範圍，况彼所陳，過於其實？伏望，明垂日月，度擴乾坤，察迫切之情，降寬大之澤，遂令遠俗，得安其生。臣謹當常懷一視之仁，倍祝萬年之壽。」時禑在東江，有司請：「還京，率百官拜表。」右侍

中李成林，知禑不樂入京，告曰：「拜表之禮，臣等攝行，殿下不必躬親。」禑悅。自東江李仁任別墅，率妓十餘騎吹角，與燕雙飛，並驅入京，奪人笠於道，爲的而馳射之。禑又率燕雙飛，並轡如多也岾，日以爲常。時燕雙飛衣冠，與禑無異，路人望之，未辨。郭海龍還自京師。禮部咨曰：「奉聖旨：『朕嘗與諸蕃國王，懋以誠信相孚與。高麗來使，云將段[4]布，鬻馬五千。今使者來乃言，邦微産寡，物不敢進，財不敢受，願進五千。嗚呼！高麗不能體朕之至意，以朕倣前代以逼人。若此者，朕所不爲。爾禮部速報國王知，仍前以物互市，凡匹馬布八匹，段[4]二匹，不分官民，永爲交易之道。』」禮部移咨曰：「欽奉聖旨：『高麗隔海限江，風殊俗異，以夷夏論之，本等東夷，實非中國所治。天造地設，三面負海以爲險，餘者憑山以爲固，從古至今，人民蕃息。凡王於是方，主宰生齒者，必上帝有所命，方乃妥焉。曩者，中國歷代，數曾統馭，然與彼當時之人，皆有始無終，得失載於方冊，朕所見焉。所以前者命絶往來，使自爲聲教，以妥三韓。彼中陪臣，强請約束，朕姑從之云。何量彼必有始而無終，若往來之久，釁隙由是而生，其根民之禍，莫甚於此。去歲，金通事泛海，潛入浙民閒，今年，任通事密通京師瞽者，探聽事情。噫！此計此量，豈是彼此相安之道？且昔所需歲貢，艱不如約，方如約，卽訴難，朕推誠准其難，悉去之，微需馬種，以固其誠。其數五十，比前之貢，二十分之一。以金銀布匹，共論之，止該百分之一耳。今以一分之物至，觀美惡，以驗其誠，則物見人心矣。若此之爲，必欲取信，相安於攸久，未見其美也。莫若令彼，自爲聲教，不必往來。彼中君臣同心，奉天勤民，以安黔黎於三韓，豈不悅上帝之心，福及於將來？不必强往來，致生釁隙。爾禮部，移咨高麗國王，必如朕命，無疵矣』。」

三月前郎將慶弘，詐稱龍潭安集，事覺伏誅。禑率群妓，出遊西江，又畋于西海道，取進獻馬四十匹以行。丁丑，日有黑子。遣典工判書李美冲，押初運馬一千匹，如遼東，其老病矮少者，皆退還。

四月禑聞徐質復來，自西海道，馳還入京，從者皆不及。又率群妓，遊歸法川。乙未，隕霜。禑親點妓隊，其後至者六十餘人，贖布百五十匹。徐質來，督進獻馬。禑令都評議使司，進苧、麻布一千五百匹，分賜憲妃宮侍女、閹人。

五月禑觀石戰戲於鳶巖，翼日亦如之。偰長壽還自京師，欽奉宣諭聖旨曰：「你那高麗的事，也有些不停當。不知你那里古典如何。我這中國古典裏看起來，件件都是他自取的。當初我卽位之後，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、官人每去動問王。只想他是你土人，我這裏匙大椀小，都知道交仔細說與你，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，後頭王又弒了，爲這上不要來往，問甚三綱五常有無，教他自理會。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，疊疊的來纏去聲，這

箇意也有甚難見？只想道這一枝軍馬，別處都定體了，必來征伐也。你都差猜了，我的意是實實的意，我的手詔恰便是說誓的一般說道，若非肆侮于邊陲，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。你後頭只管來纏我，便道既要聽我的約束，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歲貢，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、金銀、布匹，却便不如約了。中國豈少這些？但試他那心。臨了艱艱澁澁，辦了五千馬，前後也該六千，至誠處却也有了，隨後便來訴難，我與他一發都除去了，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，是一百分中只取他一分。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來，教百姓看了，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，且休問中騎不中騎。你怎看那樣子？爲那上我惱了？教再來絶交。與將文書去了，你曾見麽？高麗自古出名馬，近間來進的馬都恰好，只伯顔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，與我那馬却是好。我今番爲征進用着些馬，想那裏也缺少些段[4]匹，爲這般教和買些馬去，你便教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，要將段[4]子緜布做些襖子衣服穿。却不至誠，你便使將兩箇小廝來，說不敢受價，便是不誠處。這般是我欺你，問再乾要馬，這箇意思如何？先番幾箇通事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白？你却是故家子孫，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。你的言語我知道，我的言語你知道，以此說與你，你把我這意思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，則要至誠，倒不要許多小計量。你那裏合做的勾當，打緊是倭子倒，不要別疑慮。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，密匝匝的多築些城子，調些軍馬守住了，一壁廂多造些軍船隄，備著百姓些福，至至誠誠的做著行呵，雖百萬兵也難近你。大抵，人呵容易欺，神天難欺。有你說與那宰相每：『他每喫的是百姓的，穿的是百姓的，享榮華富貴交他也，思量與百姓造福，保守那三韓一方之地，誰似恁快和？休只管小計量，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。』也我這中國的事，只做買賣來的人也儘可以知得，何必則管差使臣來？今日也弔筆頭，明日也弔筆頭，一箇來說一團上聲，有甚好處？你只依著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。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，便是朝廷的不是，我如何肯怪你？你是故家，我所以仔細和你說，你記著者。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，守着他那一陁地面，我也不征他。他却不守分，我這裏的逃軍，他招誘將去了，罪人他藏匿了，只管生邊釁。因此我教征伐他，都平定了，大抵不生事呵，有甚話說？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，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，爲甚麽？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，有些高高低低，生起事來，又不得不理。論例也不必買了，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，我却不肯，我若要取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，我若取勘了又少不的教人去管，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，又生出事來，我決然不肯那。耽羅近恁地面則合恁管，我不肯取勘他。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宰相每。大剛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方，休來侮我。我明日差人往遼陽，爲馬價的事去也。我的言語，你記著說到者。」又宣諭聖旨曰：「我前日，和你說的話，你記得麽？」長壽奏：「大剛的聖意，臣不敢忘了。只怕仔細的話，記不全。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聖旨，臣一發領一道錄旨去。」聖旨：「我的言語，這里冊兒上都寫着有。大抵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。那里豈無賢人君子？必知這意也。你對那宰相每說，他只是占田土、占奴婢、享富貴快活，

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，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。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，多造些軍船，教倭子害不得便好。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耕種，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麽海島子裏經年家住也不回去，恁却近不得他，這的有甚難處，着軍船圍了困也，困殺那廝這等。都是合做的事，你說與他。你是舊是宰相家子孫，必是聰明，這等話與我說道者。昨日爲馬價的事，差人遼陽去了，教看來的馬，直兩箇段[4]子八箇緜木的，或不直這个價錢的，一个个分揀[6]着，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，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，不要一時拋在那里，只離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來周回，搶着逐一箇拋者，買了便回來。我又尋思不便當，恐又生出事來，不免又動刀兵，以此不買去了。原朝放來的馬，只恁管，我不差人。我要差人時一頭得了，大都便差人管去了，大槩人不才的多。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，那廝倚著朝廷的勢力，倚恃著朝廷的兵威，無所不爲，起來便是激的不好了。我決然不差人。却也地面近恁那里，和羅州廝對著，從來恁管，只合恁管。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，光武不許，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，知道許多弊病，所以不許他。這是光武識見高處。後來的君王多差了，便如高麗也都分爲郡縣，設置官守，後頭也是那不才之人，恃倚朝廷威勢，做的不好，都激變了。却因朝廷事多，就不暇整理他了。則今番兀都那雲南，我本不征伐他，他却如常生邊釁，以此無乃何去征他。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，平定之後，帶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。一萬里遠接連著吐番一帶，用熱多軍馬去守，又無益於中國，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。你回去疊疊的說與他：『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，休要侮我。』這中國有甚話說。若不至誠，不愛百姓，生邊釁，這等所爲呵，我却難饒你。我若征你，不胡亂去，一程程築起城子來，慢慢的做也。你是故家，我所以對你仔細說，休忘了，與他每說道這意思者！」長壽叩頭，聖旨：「如何？你有甚說話麽？」長壽奏：「臣別無甚奏的勾當，但本國爲衣冠事兩次上表，未蒙允許，王與陪臣好生兢惶。想著臣事上位二十年了，國王朝服祭服、陪臣祭服，都分著等第賜將去了，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，有官的雖戴笠兒，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子。這些个心下不安穩。」聖旨：「這个却也無傷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不害其爲賢君。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帶帽子來，後頭尋思了，我旣趕出他去了中國，却蹈襲他這些个樣子，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，以此改了。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，遮日頭遮風雨便當？伯顏帖木兒王有時，我曾與將朝服祭服去，如今恁那里旣要這般劈流撲剌做起來，自顧戴有官的紗帽，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，何必只管我根前說。」長壽奏：「臣來時，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，直趕到鴨綠江對臣說：『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，又未明降，好生兢惶。你到朝廷苦苦的奏。若聖旨裏可憐見呵，你從京城便戴著紗帽穿著團領回來，俺也一時都戴。』臣合無從京城戴去。」聖旨：「你到遼陽，從那里便戴將去！」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，國人始知冠服之制。以旱，禁酒。遼東漕船，漂泊西海諸島。時有人自宣義門，馳入而呼曰：「唐船軍人盡下岸，將襲京城，

已至門矣。」都城大駭，執其人訊之，乃訛言也。遣判司僕寺事任壽，判典客寺事柳克恕，典工判書金承貴，押二三四運馬三千匹，相繼如遼東。

六月依大明之制，定百官冠服。百官服之，以見徐質，質歎曰：「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，天子聞之，豈不嘉賞？」禑與宦者及幸臣，獨不服。李沃以左常侍，胡服呼鷹，從禑馳射。李元吉，自定遼衛逃來曰：「定遼衛點兵，將向我國。」禑聞之，載兵甲，如壺串。禑在壺串，都堂遣知申事權執經，請還面送徐質，禑怒囚兩侍中及內宰樞家奴各三十人。遣判司宰寺事朴之介，押五運馬一千匹，幷退還改換馬，如遼東。都司、延安侯、定元侯、武定侯，同押馬官點選，分爲三等。上等，給價段[4]二匹，布八匹，中等，段[4]一匹，布六匹，下等，段[4]一匹，布四匹。徐質將還，禑在東江。質謂館伴、宰樞曰：「我欲親見國王，辭歸。」兩府再請，禑不來。及質詣闕，乃稱：「王病莫能興。」慰遣之。乙巳，太白晝見。

閏月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溫，如京師，謝許改冠服。表曰：「聖謨孔彰，兢惶駢集，睿恩覃被，佩服采深。伏念，臣稟性愚蒙，托身邊徼，幸遭逢於昭代，旣荷生成，實欽仰於華風，再勤陳請，庶幾變魯而用從周。何圖訓誨之加，俾新威儀之制？人民相慶，草木增輝。玆蓋陛下，運啓同文，仁敦柔遠，推赤心，置人腹，以四海爲一家。令小邦而有章，進微臣以遷善。臣謹當與父老而蹈舞，永祝皇齡，傳子孫而率由，罔愆侯度。」子溫至京，以進馬駑，下囚子溫錦衣衛。遣門下評理偰長壽如京師，賀聖節。密直副使尹就，賀千秋。

七月召還淑妃于全州。禑在壺串，觀雜戲，賜雜戲人，五綜布五百匹。禑率淑妃還京，尋復往壺串。

八月禑令各司及成衆官，宿衛壺串。李仁任以老病辭。以李成林爲左侍中，潘益淳右侍中，崔天儉川陽府院君，潘福海門下贊成事，申雅、王興同知密直司事，吳忠佐密直副使，盧龜山右副代言。天儉恃勢，多奪人田，人莫敢言。龜山年未二十，國人皆以爲不稱。於是，宦竪、商賈、漁獵之徒，無不官矣。禑自壺串，如毅妃、淑妃宮，遂還壺串。呼鷹牽狗，吹笛吹角，長歌縵舞，前後導從，絡繹于道。都堂謁定妃，妃垂簾引見，語以玄陵盛事，與禑之失道，仍賜酒。禑以中秋，徵六道倡優，陳百戲于東江，竭帑藏，以供費。宰執臺諫，不能匡救，至有作奇技，以逢迎者。禑許義成、德泉兩庫胥吏著高頂笠，年老者除六品，以宦官曹恂之請也。禑裸[2]水中，馬交群妓，天大雷電以雨。禑自壺串還，如定妃殿。禑爲淑妃，以黃金鑄佛。

九月改封憲妃，爲德妃。前判事金希仁，因內人，納女于禑。江陵道元帥李乙珍，欲奸楊口縣人楊富室女，領卒十餘人，圍其家不獲，遂强奸富妻，時富死未百日。憲府劾之，廢爲庶人，杖一百，流懷德縣。乙珍在江陵，輒取人女爲妾，其麾下效之，持兵搜索閭里，强奸人女者頗多。禑自壺串，如金希仁家。遼東來，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。禑以玄陵忌日，謁陵不與祭。以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爲巡軍鎭撫上護軍，金琓爲千戶。遣知門下府事張方平，如京師，賀納哈出降附。表曰：「天命用集，帝圖方隆，師律以臧，戎醜自屈，捷奏星轉，頌聲海騰。欽惟，陛下挺聖武之資，撫亨嘉之運。昧爽丕顯，端拱九重之中，志氣如神，決勝萬里之外，熊羆之旅纔出，犬羊之群悉平。大哉！功業之光，赫然，古今之冠。伏念，臣叨守藩職，欣聞凱歌，干舞兩階。莫贊苗征之擧，德洽四國，載賡虎拜之詩。」禑還自壺串，巡行閭里，吹螺前導，群妓隨之，夜宿毅妃殿。遣宦者李匡，諭都堂曰：「自今，服大明衣冠，宜誠心事之。」左右侍中，皆稱賀，禑尋以胡服，馳騁於路。前判事朴英茂，濫乘傳騎，又影占良民十一戶，事覺，都巡問使王承寶鞫之，英茂死獄中。

十月庚戌，雷。以光州人盧俊恭，廬墓服喪三年[7]。旌其閭。辛亥，雷電。禑巡行街路，遂如壽昌宮，與林樴等，爲鞦韆戲。又閱妓樂于花園，以樂不中意，令徵爲首者布二百五十匹。遣門下評理李玖、知密直李種德，如京師賀正。禑與淑妃、毅妃，宴于花園，禑在花園，始服冠帶，俄而去之。是日不出遊，都人咸喜，翼日復出馳騁。禑命巡軍，禁僞傳內旨。時嬖寵權勢之家，使奴隸收田租，亦奉旨以行，眞僞混淆，莫之能辨。有詐傳王旨者金奉，僞作王牌者金仲奇等八人，並斬之。公州牧使高懽犯贓，事覺逃來，邀禑於家，納女。倭寇林、韓、西三州及鴻山縣，都巡問使王承寶，與戰敗績。禑率倡妓，宴于定妃殿，宴未終，遂如高懽家。又率妓十餘人，巡行街路，如高懽及金希仁家，遂如定妃殿。又率妓出遊街路，與林樴或先或後，爭射雞犬。十一月以密直副使金賞爲全羅道助戰元帥。禑率崔瑩、王福海等，獵于海豐。全州元帥權和，斬倭二人，禑賜酒及帛絹。禑如高懽家，遂如定妃殿。暮又如定妃殿，禑數至妃殿，頗有醜聲。禑如崔瑩第，賜酒仍求利劒，又率群妓，如細柳枝家。禑如金鼻回回家，索其女不得，賜回回子鞍馬，仍令編髮侍從。後又取其女，著男服隨之。禑欲以安淑老女爲妃，命有司，備嘉禮用幣布七千五百匹，白金一千五百兩，他物稱是。時淑老女在定妃殿，外人謂：「禑先搖，後行嘉禮。」以遼東細作橫行，賜西北面都巡問使鄭熙啓，都安撫使崔元沚，及泥城、江界、義州萬戶，段[4]子人一匹，命收私田半租，以備軍餉，又令諸道按廉使，考將帥能否，守令殿最，月季報都堂。禑率密直林樴，代言盧龜山等嬖倖數十騎，遊行閭里，四至定妃殿。前判事孫慶生，盜用其鄉密城貢布二百五十匹，事覺，憲府論劾，

籍沒家產。慶生逃，乃囚其妻鞫之。張方平等行至皆水站，都司使千戶王成，欽錄聖旨，以示之曰：「今後，高麗國使臣來者，於一百里外止回，不許入境，亦不許送赴京師，不揀[6]指以諸等時節行禮等項，不必敎來。其國執政之臣，輕薄譎詐之徒，難以信憑，自許往來，至今凡百期約，非過則不及，未嘗誠意相孚。可以絶交，不可與之往來，若欲求進，示勑使錄而還。」方平等遂還。李成林謂李玖曰：「公以大臣奉使，怯懦不入定遼，無狀碌碌之人，徒費國廩耳！」玖熟視不對。禑在定妃殿，夜半聞有呼譟聲，禑驚動以爲亂作，命左右被甲宿衛。禑以子昌不學，鞭之，取版圖司黃金一錠，賜之。都評議使司，亦進白金一錠于昌。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，修戰艦，遣門下評理商議禹仁烈，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，審視重興山城形勢。星山君李原珣卒。禑令內乘，飼馬三百匹於忠州界，內竪因緣侵暴，州郡苦之。

十二月宜城君南佐時卒。遣永原君鄭夢周，如京師，請通朝聘。禑以善妃生日，命內官曹恂，宴其第，賜馬二匹，苧布四匹，段[4]子一匹。倭寇井邑縣。禑以王興生日，詣其第，賜馬一匹。以淑妃疾，宥二罪以下，命僧禱殿內。立淑妃府，曰懿惠，命依崇敬府例。禑如判事崔時霆家，淫其女。禑諭都堂，凡奪占諸倉庫宮司田民者，具名以聞。都堂自嫌，遂閣不行。禑聞申雅奪人臧獲土田，大怒命囚其子孝溫，堲前三司左尹朴保寧。孝溫逃，命巡軍圍雅家大索，獲之下獄，皆杖流角山。兪仁吉、李仁寬等，冒稱內乘，乘馹傳食州郡，斬之徇諸道。祭牲自死。

〈列傳卷第四十九〉

註釋

↑ 原本「歷」

^ 2.0 2.1 2.2 原本「祼」

↑ 原本「糾」

^ 4.00 4.01 4.02 4.03 4.04 4.05 4.06 4.07 4.08 4.09 4.10 4.11 4.12 4.13 4.14 原本「叚」

↑ 原本「裹」

^ 6.0 6.1 原本「揀」

↑ 原本缺刻